

中国历代小说赏读

之。其。一。不。能。為。平。庸。之。說。而。心。誠。足。以。為。天。地。心。目。所。眩。惑。也。然。有。如。此。一。心。之。相。受。不。受。之。理。
 之。其。二。不。能。為。平。庸。之。說。而。心。誠。足。以。為。天。地。心。目。所。眩。惑。也。然。有。如。此。一。心。之。相。受。不。受。之。理。
 之。其。三。不。能。為。平。庸。之。說。而。心。誠。足。以。為。天。地。心。目。所。眩。惑。也。然。有。如。此。一。心。之。相。受。不。受。之。理。
 之。其。四。不。能。為。平。庸。之。說。而。心。誠。足。以。為。天。地。心。目。所。眩。惑。也。然。有。如。此。一。心。之。相。受。不。受。之。理。
 之。其。五。不。能。為。平。庸。之。說。而。心。誠。足。以。為。天。地。心。目。所。眩。惑。也。然。有。如。此。一。心。之。相。受。不。受。之。理。
 之。其。六。不。能。為。平。庸。之。說。而。心。誠。足。以。為。天。地。心。目。所。眩。惑。也。然。有。如。此。一。心。之。相。受。不。受。之。理。
 之。其。七。不。能。為。平。庸。之。說。而。心。誠。足。以。為。天。地。心。目。所。眩。惑。也。然。有。如。此。一。心。之。相。受。不。受。之。理。
 之。其。八。不。能。為。平。庸。之。說。而。心。誠。足。以。為。天。地。心。目。所。眩。惑。也。然。有。如。此。一。心。之。相。受。不。受。之。理。
 之。其。九。不。能。為。平。庸。之。說。而。心。誠。足。以。為。天。地。心。目。所。眩。惑。也。然。有。如。此。一。心。之。相。受。不。受。之。理。
 之。其。十。不。能。為。平。庸。之。說。而。心。誠。足。以。為。天。地。心。目。所。眩。惑。也。然。有。如。此。一。心。之。相。受。不。受。之。理。

目 录

枕中记 ^①	151
霍小玉传	156
南柯太守传	170
郭元振	177
板桥三娘子	181
红线	185
裴航	190
昆仑奴	195
聂隐娘	200
却要	205
飞烟传	208
京都儒士	214
画琵琶	217
开元制衣女	219
崔护	222
荆十三娘	225
王荆公 ^①	228
东坡卜居阳羨 ^①	231

凤 儿	234
杨氏三兄弟	237
庞 安 常 针	240
陕 西 刘 生	243
流 红 记	246
谭 意 哥 传	252
赵飞燕别传	259
梅 妃 传	265
李师师外传	270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276



枕中记^①

——沈既济

【题解】

小说用“黄粱美梦”的故事，对当时热衷于功名的知识分子作了深刻的讽刺，更具体反映出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尖锐的矛盾，并给予一定程度的刻画和揭露。

【原文】

开元七年，道士有吕翁者，得神仙术，行邯郸道中，息邸吉，摄帽驰带^②，隐囊而坐。俄见旅中少年，乃卢生也。衣短褐，乘青驹，将适于田，亦止于邸中。与翁共席而坐，言笑殊畅。久之，卢生顾其衣装敝褻，乃长叹息曰：“大丈夫生世不谐^③，困如是也？”翁曰：“观子形体，无苦无恙，谈谐方适，而叹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适之谓？”翁曰：“此不谓适，而何谓适？”生答曰：“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后可以言适处？”翁尝志于学，富于游艺，自惟^④当年，青紫可拾。今已适壮，犹勤畎亩，

非困而何？芽”言讫，而目昏思寐。时主人方蒸黍，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当令子荣适如志。”

其枕青瓷，而窍其两端。生俯首就之，见其窍渐大，明郎。乃举身而入，遂至其家。数月，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丽，生资愈厚。生大悦，由是衣装服驭，日益鲜盛。明年，举进士，登第⑤；释褐秘校；应制，转渭南尉；俄迁监察御史；转起居舍人⑥，知制诰。三载，出典同州，迁陕牧。生性好土功，自陕西凿河八十里，以济不通。邦人利之，刻石纪德。移节汴州⑦，领河南道采访使，徵为京兆尹。是岁，神武皇帝方事戎狄，恢宏土宇。会吐蕃悉抹逻及烛龙莽布支攻降瓜沙⑧，而节度使王君？新被杀，河湟震动。帝思将帅之才，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道节度。大破戎虏，斩处七千级，开地九百里，筑三大城以遮要害。边人立石于居延山以颂之。归朝册勋，恩礼极盛。转吏部侍郎⑨，迁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时望清重，群情翕习。大为时宰所忌，以飞语中之⑩，贬为端州刺史。三年，征为常侍。未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萧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执大政十余年，嘉谟⑪密令，一日三接，献替启沃，号为贤相。同列害之，复诬为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下制狱。府吏引从至其门而急收之。生惶骇不测，谓妻子曰：“吾家山东，有良田五顷，足以御寒馁，何苦求禄？芽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驹，行邯郸道中，不可得也。”引刃自刎，其妻救之，获免。其罹者⑫皆死，独生为中官保之，减罪死，投？州。数年，帝知冤，复追为中书令，封燕国公，恩旨殊异。生五子，曰剑，曰传，曰位，曰倜，曰倚，皆有才器。俭进士登第，为考功员外；传为侍御史；位为大常丞⑬；倜为万年尉；倚最贤，年二十

八，为左襄。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孙十余人。两窜荒徼，再登台铉^⑭，出入中外，徊翔台阁五十余年，崇盛赫奕。性颇奢荡，甚好佚乐，后庭声色，绵第一绮丽。前后赐良田、甲第、佳人、名马，不可胜数。后年渐衰迈，屡乞骸骨^⑮，不许。病，中人候问，相踵于道，名医上药，无不至焉。将歿，上疏曰：“臣本山东诸生，以田圃为娱。偶逢圣运，得列官叙^⑯。过蒙殊奖，特秩鸿私，出拥节旌，入升台辅。周旋中外，绵历岁时。有忝天恩，无裨圣化^⑰。负乘贻寇，履薄增忧，日惧一日，不知老至。今年逾八十，位极三事，钟漏并歇，筋骸俱耄^⑱，弥留沈顿，待时益尽。顾无成效，上答休明，空负深恩，永辞圣代。无行感恋之至。谨奉表陈谢。”诏曰：“卿以俊德，作朕元辅^⑲。出拥藩翰，入赞雍熙，升平二纪，实卿所赖。比婴疾疹，日谓痊平。岂斯沉痾^⑳，良用悯恻。今令驃骑大将军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针石，为予自爱。犹冀无妄，期于有瘳。”是夕，薨。

卢生欠伸而悟，见其身方偃^㉑于邸客，吕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触类如故。生蹶然而兴，曰：“岂其梦寐也？”翁谓生曰：“人生之适，亦如是矣。”生怵然良久，谢曰：“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㉒再拜而去。

【注释】

①沈既济：唐朝人，曾任史馆修撰，撰《建中实录》十卷。《枕中记》见于小说总集《太平广记》第八十三。②摄帽：摘掉帽子。摄：提起。驰带：松开衣带。③生世不谐：生不逢时的意思。谐：合。④惟：想。⑤登第：经考试被取中。⑥起居舍人：唐代官名，负责为皇帝编修言行录。⑦节

汴州：作汴州节度使。汴州：唐代地名，在今河南开封一带。
 ⑧吐蕃：唐时西方国名，地处今西藏。悉抹逻：人名。烛龙：北方的大山。莽布支：人名。瓜沙：瓜州与沙州，都是古地名，瓜州在今甘肃省安西县以东，沙州在今甘肃省安西县以西至新疆吐鲁蕃一带。⑨吏部侍郎：吏部的重要官员，吏部是封建政权机构的六部之一，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等。⑩飞语：流言、恶意的诽谤。中：中伤。⑪谟：计谋，策略。⑫其罹者：指与卢生有牵连的人。罹：遭。⑬大常丞：官名。⑭台铉：指任宰相之职。⑮乞骸骨：请求告老同乡的意思。⑯官叙：指官吏的行列。⑰裨：补益。化：教化。⑱耄：年老，八十岁叫耄。⑲朕：皇帝自称。元辅：最高的辅佐官。⑳痼：经久难治的病。㉑偃：卧倒。㉒稽首：跪拜礼的一种，叩头到地。

【赏读】

道士吕翁与少年卢生在邸中相遇，卢生慨叹“生世不谐。”吕翁听后给他一个瓷枕，这时店主人正煮黄粱饭，卢生就枕睡着后，进入了梦境，娶妻进第，高官厚禄，出将入相，屡立战功。宦海生涯中两次遭风险，被宰相嫉妒，制造流言攻击他，遭到贬官，重新启用后，又诬他造反，再次下狱，这时他后悔为官，几乎自杀，忽然觉醒，道士吕翁仍然坐在他身旁，店主人的黄粱饭还没蒸熟，一梦之间经历一生，于是感慨人生如梦，自辞而去。

作品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抱负，以及他们对现实的认识，作品流露出浓厚的出世思想。

卢生这个形象，是封建社会士大夫的典型形象。卢生的人生理想就是“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

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作者以奇特的构思，使卢生得遂人生之愿。

作者在作品中对热衷于功名富贵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深刻的讽刺，也反映出了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的尖锐的矛盾冲突，揭露官场的腐败、社会的黑暗，流露出对社会改革的强烈愿望。

小说的情节跌宕起伏，委婉曲折，语言精炼，描写具体，人物形象突出，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此篇虽是传奇小说，却被收在不收传奇的《文苑英华》中，足见其历史艺术价值：元人马致远的《黄粱梦》、明人汤显祖《邯郸梦》等杂剧都取材于此，后来形成了脍炙人口的成语：“黄粱美梦”或“一枕黄梁。”

霍小玉传

——蒋防

作者简介

蒋防？穴生卒年不详？雪，字子微。义兴？穴今江苏宜兴？雪人。宪宗时为李绅推荐，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敬宗时，贬为汀州刺史，寻改连州刺史。撰传奇小说《霍小玉传》。写薄癯书生李益与霍小玉的恋爱故事，故事性与艺术性都比较突出，因此被明胡应麟推崇为“唐人最精彩动人之传奇。”《全唐诗》录其诗一卷。

【原文】

大历中，陇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进士擢第①。其明年，拔萃，俟试於天官。夏六月，至长安，舍於新昌里。生门族清华，少有才思，丽词嘉句，时谓无双；先达丈人，翕然推伏。每自矜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谐。长安有媒鲍十一娘者，故薛驸马家青衣也；折券从良，十馀年矣。性便辟②，巧言语，豪家戚里，无不经过，追风挟策，推为渠帅。常受生诚托厚赂，意颇德之。经数月，李方闲居

舍之南亭。申未间，忽闻扣门甚急，云是鲍十一娘至。摄衣从之，迎问曰：“鲍卿今日何故忽然而来？”鲍笑曰：“苏姑子作好梦也未？”有一仙人，谪在下界，不邀财货，但慕风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当矣。”生闻之惊跃，神飞体轻，引鲍手且拜且谢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悛。”因问其名居。鲍具说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爱之。母曰净持。净持即王之宠婢也。王之初薨③，诸弟兄以其出自贱庶，不甚收录。因分与资财，遣居於外，易姓为郑氏，人亦不知其王女。资质？艳，一生未见，高情逸态，事事过人，音乐诗书，无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儿郎格调相称者。某具说十郎。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欢愜。住在胜业坊古寺曲，甫上车门宅是也。以与他作期约。明日午时，但至曲头觅桂子，即得矣。”鲍既去，生便备行计。遂令家僮秋鸿，於从兄京兆参军尚公处假青骊驹，黄金勒④。其夕，生浣衣沐浴，修饰容仪，喜跃交并，通夕不寐。迟明，巾帻，引镜自照，惟惧不谐也。徘徊之间，至於亭午。遂命驾疾驱，直抵胜业。至约之所，果见青衣立候，迎问曰：“莫是李十郎否？”即下马，令牵入屋底，急急所门。见鲍果从内出来，遥笑曰：“何等儿郎，造次入此？”生调诮未毕，引入中门。庭间有四樱桃树；西北悬一鹦鹉笼，见生入来，即语曰：“有人入来，急下帘者！”生本性雅淡，心犹疑惧，忽见鸟语，愕然不敢进。逡巡，鲍引净持下阶相迎，延入对坐。年可四十馀，绰约多姿，谈笑甚媚。因谓生曰：“素闻十郎才调风流，今又见仪容雅秀，名下固无虚士。某有一女子，虽拙教训⑤，颜色不至丑陋，得配君子，颇为相宜。频见鲍十一娘说意旨，今亦便令永奉箕帚⑥。”生谢曰：“鄙拙庸愚，不意故盼⑦，

倘垂采录，生死为荣。”遂命酒馔，即命小玉自堂东□子中而出。生即拜迎。但觉一室之中，若琼林玉树，互相照曜，转盼精彩射人。既而遂坐母侧。母谓曰：“汝尝爱念‘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即此十郎诗也。尔终日吟想，何如一见。”玉乃低鬟微笑，细语曰：“见面不如闻名。才子岂能无貌？”生遂连起拜曰：“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母女相顾而笑，遂举酒数巡。生起，请玉唱歌。初不肯，母固强之。发声清亮，曲度精奇。酒阑，及暝，鲍引生就西院憩息。闲庭邃宇，帘幕甚华。鲍令侍儿桂子、浣沙与生脱靴解带。须臾，玉至，言叙温和，辞气宛媚。解罗衣之际，态有馀妍，低帏醒枕，极其欢爱。生自以为巫山、洛浦不过也。中宵之夜⑧，玉忽流涕观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爱，托其仁贤。但虑一旦色衰，恩移情替⑨，使女萝无托⑩，秋扇见捐⑪。极欢之际，不觉悲至。”生闻之，不胜感叹。乃引臂替枕，徐谓玉曰：“平生志愿，今日获从，粉骨碎身，誓不相舍。夫人何发此言。请以素缣，著之盟约。”玉因收泪，命侍儿樱桃褰幄执烛，受生笔研，玉管弦之暇，雅好诗书，筐箱笔研，皆王家之旧物。遂取秀囊，出越姬乌丝栏素缣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笔成章，引谕山河，指诚日月，句句恳切，闻之动人。染毕，命藏於宝篋之内。自尔婉变相得，若翡翠之在云路也⑫。如此二岁，日夜相从。其後年春，生以书判拔萃登科，授郑县主簿。至四月，将之官，便拜庆於东洛。长安亲戚，多就筵饯。时春物尚馀，夏景初丽，酒阑宾散，离思萦怀。玉谓生曰：“以君才地名声，人多景慕，愿结婚媾，固亦众矣。况堂有严亲，室无冢妇⑬，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约之言，

徒虚语耳。然妾有短愿，欲辄指陈。永委君心，复能听否？”生惊怪曰：“有何罪过，忽发此辞？试说所言，必当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壮士之秋，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口选高门，以谐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夙昔之愿，於此足矣。”生且愧且感，不觉涕流。因谓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与卿偕老，犹恐未惬素志，岂敢辄有二三⑭。固请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当却到华州，寻使奉迎，相见非远。”更数日，生遂诀别东去。到任旬日，求假往东都覲亲⑮。未至家日，太夫人以与商量表妹卢氏，言约已定。太夫人素严毅，生逡巡不敢辞让，遂就礼谢，便有近期。卢亦甲族也，嫁女於他门，聘财必以百万为约，不满此数，义在不行。生家素贫，事须求贷，便托假故，远投亲知，涉历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辜负盟约，大愆回期⑯，寂不知闻，欲断期望，遥托亲故，不遗漏言。玉自生逾期，数访音信。虚词诡说，日日不同。博求师巫，便询卜筮，怀优抱恨，周岁有馀。羸卧空闺，遂成沉疾。虽生之书题竟绝，而玉之想望不移，赂遗亲知，使通消息。寻求既切，资用屡空，往往私令侍婢潜卖篋中服玩之物，多托於西市寄附铺侯景先家货卖。曾令侍婢浣沙将紫玉钗一只，诣景先家货之。路逢内作老玉工，见浣沙所执，前来认之曰：“此钗，吾所作也。昔岁霍王小女将欲上鬟，令我作此，酬我万钱。我尝不忘。汝是何人，从何而得？”浣沙曰：“我小娘子，即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夫婿昨向东都，更无消息。怏怏成疾，今欲二年。令我卖此，赂遗於人，使求音信。”玉工凄然下泣曰：“贵人男女，失机落节⑰，一至於此！我残年向尽，见此盛衰，不

胜伤感。”遂引至延光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为之悲叹良久，给钱十二万焉。时生所定卢氏女在长安，生即毕於聘财，还归郑县。其年腊月，又请假入城就亲。潜卜静居^⑮，不令人知。有明经雀允明者，生之中表弟也。性甚长厚，昔岁常与生童欢於郑氏之室，杯盘笑语，曾不相间。每得生信，必诚告於玉。玉常以薪刍衣服^⑯，资给於崔。崔颇感之。生既至，崔具以诚告玉。玉恨叹曰：“天下岂有是事乎！”遍请亲朋，多方召致。生字以愆期负约，又知玉疾候沈绵，惭耻忍割，终不肯往。晨出暮归，欲以回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寝食，期一相见，竟无因由。冤愤益深，委顿床枕^⑰。自是长安中稍有知者。风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侠之伦，皆怒生之薄行。时已三月，人多春游。生与同辈五六人诣崇敬寺玩牡丹花，步於西廊，”递吟诗句。有京兆韦夏卿者，生之密友，时亦同行。谓生曰：“风光甚丽，草木荣华。伤哉郑卿，衔冤空室！足下终能弃置，实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为思之！”叹让之际^⑱，忽有一豪士，衣轻黄舄衫，挟弓弹，风神隽美，衣服轻华，唯有一剪头胡雏从后，潜行而听之。俄而前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东，姻连外戚。虽乏文藻，心实乐贤。仰公声华，常思覲止^⑲。今日幸会，得睹清扬。某之敝居，去此不远，亦有声乐，足以娱情。妖姬八九人，骏马十数匹，唯公所欲。但愿一过。”生之侪辈，共聆斯语，更相叹美。因与豪士策马同行，疾转数坊，遂至胜业。生以进郑之所止，意不欲过，便托事故，欲回马首。豪士曰：“敝居咫尺，忍相弃乎？”乃挽挟其马，牵引而行。迁延之间，已及郑曲。生神情恍惚，鞭马欲回。豪士遽命奴仆数人，抱持而进。疾走推入车门，

便令锁却，报云：“李十郎至也！”一家惊喜，声闻於外。先此一夕，玉梦黄衫丈夫抱生来，至席，使玉脱鞋。惊寤而告母。因自解曰：“鞋者，谐也。夫妇再合。脱者，解也。既合而解，亦当永诀。由此徵之，必遂相见，相见之后，当死矣。”凌晨，请母梳妆。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乱，不甚信之。犹勉之间，强为妆梳。妆梳才必，而生果至。玉沉绵日久，转侧须人。忽闻生来，⁷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与生相见，含怒凝视，不复有言。羸质娇姿，如不胜致，时负掩袂，返顾李生。感物伤人，坐皆遑歔。顷之，有酒肴数十盘，自外而来。一坐惊视，遽问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陈设，相就而坐。玉乃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遂举杯酒酬地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徵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後，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於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母乃举尸，置於生怀，令唤之，遂不复苏矣。生为之缟素，旦夕哭泣甚哀。将葬之夕。生忽见玉穗帷之中，容貌妍丽，宛若平生。著石榴裙，紫裆，红绿帔子^②。斜身倚帷，手引绣带，顾谓生曰：“愧君相送，尚有余情。幽冥之中，能不感叹。”言毕，遂不复见。明日，葬于长安御宿原^④。生至墓所，尽哀而返。后月馀，就礼于卢氏。伤情感物，郁郁不乐。夏五月，与卢氏偕行，归于郑县。至县旬日，生方与卢氏寝，忽帐外叱叱作声。生惊视之，则见一男子，年可二十馀，姿状温美，藏身映幔，连招卢氏。生惶遽走起，绕幔数匝，倏然不见。生自此心怀疑恶，猜忌万端，夫妻之间，无聊生矣。或有亲情，曲相劝喻。生意稍

解。后旬日，生复自外归，卢氏方鼓琴於床，忽见自门抛一斑犀钿花合子②⑤，方圆一寸馀，中有轻绢，作同心结，坠于卢氏怀中。生开而视之，见相思子二，叩头虫一，发杀猪一②⑥，驴驹媚少许。生当时愤怒叫吼，声如豺虎，引琴撞击其妻，诘令实告。卢氏亦终不自明。尔后往往暴加捶楚，备诸毒虐，竟讼于公庭而遣之。卢氏既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属，同枕席，便加妒忌。或有因而杀之者。生尝游广陵，得名姬曰营十一娘者，容态润媚，生甚悦之。每相对坐，尝谓营曰：“我尝于某处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杀之。”日日陈说，欲令惧己，以肃清闺门。出则以浴斛复营于床，周回封署，归必详视，然后乃开。又畜一短剑，甚利，顾谓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铁，唯断作罪过头！”大凡生所见妇人，辄加猜忌，至于三娶，率皆加初焉②⑦。

【注释】

①擢第，中举。②便？穴 pián 骈？雪辟，极善奉迎巴结。《论语》马融注：“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③薨？穴 hōng 轰？雪，封建时代诸侯和大官之死。④勒，马笼头。⑤拙教训，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⑥奉箕帚，犹言“做您的妻子”。这是一种谦逊之辞。⑦不意顾盼，没料到会得到？穴 您的？雪青睐。⑧中宵之夜，半夜。⑨替，转移。⑩女萝无托，比喻女子失去人依靠。⑪秋扇见捐，扇子在秋天被丢掉。见，被。捐，弃。典出班婕妤《怨歌行》：“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绝。”⑫翡翠，鸟名。雄者色赤叫“翡”，雌者色青叫“翠”。云路，云间。⑬豕妇，本指嫡长子妇。此指正妻。⑭二三，三心两意。⑮覲亲，拜见父母。⑯大愆？穴 qiān 千？雪回期，大大超过了约定的归期。

①⑦失机落节，背时，落魄。形容命运不济。①⑧潜卜静居，暗中找了一处幽静的住所。①⑨薪刍，柴草和食物。②⑩委顿，极度疲困。②⑪让，责备。②⑫觐止，会见。②⑬被子，披衫。②⑭御宿原，又名御宿川，唐时埋葬死人的住所，在长安城南。②⑮斑犀，有斑纹的犀牛角。②⑯觜？穴 zǐ 子？雪，同“嘴”。发杀觜，一种媚药。②⑰率，大多。

【原文】

大历中，陇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进士擢第①。其明年，拔萃，俟试於天官。夏六月，至长安，舍於新昌里。生门族清华，少有才思，丽词嘉句，时谓无双；先达丈人，翕然推伏。每自矜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谐。长安有媒鲍十一娘者，故薛驸马家青衣也；折券从良，十馀年矣。性便辟②，巧言语，豪家戚里，无不经过，追风挟策，推为渠帅。常受生诚托厚赂，意颇德之。经数月，李方闲居舍之南亭。申未间，忽闻扣门甚急，云是鲍十一娘至。摄衣从之，迎问曰：“鲍卿今日何故忽然而来？”鲍笑曰：“苏姑子作好梦也未？”有一仙人，谪在下界，不邀财货，但慕风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当矣。”生闻之惊跃，神飞体轻，引鲍手且拜且谢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惮。”因问其名居。鲍具说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爱之。母曰净持。净持即王之宠婢也。王之初薨③，诸弟兄以其出自贱庶，不甚收录。因分与资财，遣居於外，易姓为郑氏，人亦不知其王女。资质？艳，一生未见，高情逸态，事事过人，音乐诗书，无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儿郎格调相称者。某具说十郎。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欢愜。住在胜业坊古寺曲，甫上车门宅是也。以与他作期约。明日午时，但至曲头觅桂子，

即得矣。”鲍既去，生便备行计。遂令家僮秋鸿，於从兄京兆参军尚公处假青骊驹，黄金勒④。其夕，生浣衣沐浴，修饰容仪，喜跃交并，通夕不寐。迟明，巾帻，引镜自照，惟惧不谐也。徘徊之间，至於亭午。遂命驾疾驱，直抵胜业。至约之所，果见青衣立候，迎问曰：“莫是李十郎否？”即下马，令牵入屋底，急急所门。见鲍果从内出来，遥笑曰：“何等儿郎，造次入此。”生调诮未毕，引入中门。庭间有四樱桃树；西北悬一鹦鹉笼，见生入来，即语曰：“有人入来，急下帘者！”生本性雅淡，心犹疑惧，忽见鸟语，愕然不敢进。逡巡，鲍引净持下阶相迎，延入对坐。年可四十馀，绰约多姿，谈笑甚媚。因谓生曰：“素闻十郎才调风流，今又见仪容雅秀，名下固无虚士。某有一女子，虽拙教训⑤，颜色不至丑陋，得配君子，颇为相宜。频见鲍十一娘说意旨，今亦便令永奉箕帚⑥。”生谢曰：“鄙拙庸愚，不意故盼⑦，倘垂采录，生死为荣。”遂命酒馔，即命小玉自堂东□子中而出。生即拜迎。但觉一室之中，若琼林玉树，互相照耀，转盼精彩射人。既而遂坐母侧。母谓曰：“汝尝爱念‘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即此十郎诗也。尔终日吟想，何如一见。”玉乃低鬟微笑，细语曰：“见面不如闻名。才子岂能无貌？”生遂连起拜曰：“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兼。”母女相顾而笑，遂举酒数巡。生起，请玉唱歌。初不肯，母固强之。发声清亮，曲度精奇。酒阑，及暝，鲍引生就西院憩息。闲庭邃宇，帘幕甚华。鲍令侍儿桂子、浣沙与生脱靴解带。须臾，玉至，言叙温和，辞气宛媚。解罗衣之际，态有馀妍，低帏醒枕，极其欢爱。生自以为巫山、洛浦不过也。中宵之夜⑧，玉忽流涕观生曰：“妾本倡